



宣戰

洪佳伶 | 著



一、難題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

頭腦清楚的人，對自己的人生，多半有個願景與自我期許。願景、自我期許、與能力結合，能讓一個人在專業領域成為翹楚，閃爍發光。至於，是否能打造出非凡的成就，則端看個人的聰明才智、努力、機運，跟環境的時勢。有道是，「英雄造時勢，時勢造英雄」。

阿莉不太愛講話，在人群中不愛出鋒頭，不長舌，不高抬自己。但若要挑選個認真負責的人，阿莉的聰明才智、能力、負責的態度，絕對能讓她入選的。交給她辦的差事，她總是可以冷靜清晰地理出頭緒，找到重點，不推託，不拖泥帶水，三兩下搞定。做的事，常常都是先鋒部隊處理的疑難雜症。在這家公司裡面，真要認真列出個「巾幗不讓鬚眉」的排行榜，阿莉鐵定是榜上有名的。從基層做起，在升遷上，以女人家來說，她算是爬得快的。

會走到商業領域的人，說穿了，都是為了賺錢，在生活上有物質的需要。只是，完全

以金錢做為行動出發點時，最終都會落於偏頗；甚至，可能會因為心盲貪婪做出錯誤的決定，而淪入罪惡的挾制或陷入萬劫不復的苦楚。動機，才是一個人能否全心投入、熱情奔放的理由。有純正動機的人，愛人愛己，界線分明，經得起考驗和誘惑，隨時保持旺盛的動力與清醒的觀察力。做事沒有純正動機的人，頂多交差了事，過得不快樂，攪和著過日子。動機偏頗的人，就算再怎麼遮掩、自圓其說，還是會含混迷糊，往泥濘裡面打滾，最終總免不了失去人性，成為有肉體無靈魂的活死人。

跨到商業領域，並不是阿莉對人生的首要選擇。可是，不知道怎麼解釋，每逢到了人生的關鍵轉折點，往商業領域的路，就自然打開，機運自己降臨。大概也是年少時，家裡經商出過狀況，因為這樣，對於正當生意的知識，阿莉生出強烈的動機，願意多方面的學習跟嘗試。由於有強烈的動機，阿莉耐得了吃苦和煩躁；別人不愛吃的苦、花的功夫，阿莉總是願意彎下腰桿子去做、去學。不論是專業能力、反應度、連敬業精神，都可以被看成是標竿。一路，就這樣悶著頭一步一步耕耘。

因為不是出於甘心樂意的選擇，講到願景跟自我期許，阿莉總是有些奇怪的矛盾情愫。就算做得再好，她總是對自己的人生目標有些遲疑跟懷疑。這幾年，阿莉沒有自覺到自己杵在一個尷尬的光景，總要勉強自己為了名譽、家庭責任，「做」出敬業；讓她全心投入、燃燒熱情的動機，似乎岌岌可危，飄渺無蹤。



傍晚六點鐘，辦公室裡面絕大部分的日光燈都已經關掉了。一排高級主管的辦公室門，也都已經關閉。整個辦公室沉寂得有點可怕，整片漆黑，只有阿莉一個人還坐在她的位子上，眼睛一動也不動地直瞪著筆電裡的工作表，一大串的數據，被整合成好幾張巨大的 Excel 工作表。

下班前，這些檔案才從財會部傳給她的。一整個星期，全公司總動員，就爲了完成下個年度的預算。根據業務部門所給的全年銷售預測，公司裡每個部門都卯足勁來討論跟規劃整個年度應該做的工作計劃；這些工作計劃好不容易塵埃落定，最後轉成數字彙整在一個大檔案裡面。整個星期，公司鬧哄哄的，在每個部門丟出作業後，突然沉靜下來。至少，暫時是塵埃落定了。

「誰應該對公司的損益負責？」下班前，老總在關上他辦公室的門之前，突然對著阿莉的區域大喊了一聲，似乎是对損益這件事提出質詢。

老總前腳才走，不一會兒，阿莉桌上的電話就響了。電話是財會部經理淑玲打來的。

「阿莉，是我，淑玲。」

「什麼事？淑玲。妳不是忙著彙整預算的檔案嗎？一切都還好吧？這一個星期下來，

你們部門該是兵荒馬亂的吧！」阿莉小心翼翼、友善地試探財會部的作業進度。

「還說呢……不過，我們應付得過來啦！工作就是這樣，沒得商量。妳還沒有要下班吧？老總剛剛交代，要我把匯整後的預算交給妳。好在妳還沒下班，一會兒妳收一下郵件吧！妳收了郵件後，我才能放心下班。」淑玲的語氣，低沉又謹慎，讓阿莉不由得緊張起來。

對這個突如其來的狀況，阿莉真的有點不知所措。她該怎樣詮釋老總下班前丟下來的疑問呢？按照公司層級跟職權來看，公司的損益工作，應當是老總自己的責任，也是他底下協理的責任。他們才是當為公司的損益把關的人。協理，比老總還早一個小時就下班了。下班的時候，不吭一聲就離開了。

阿莉被安排到這個職位之前，跟過老總做了幾年事。跟老總做事，讓她學到一件事，就是絕對不要質疑老闆的任何作為。如果老總要淑玲把整合的預算轉給她，大概就是要阿莉先過濾問題，事先做些分析，這樣老總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下對策。

「那麼，妳把預算 mail 過來給我好了。」阿莉深深嘆了口氣。

「妳要小心一點喔，不要動到裡面的任何數字。」淑玲謹慎地提醒阿莉。

「放心好了，妳儘管下班吧！我哪一次不是小心翼翼，我不會動到檔案裡面的數字的。交給我來煩惱就好了，妳回家吧，明天見。」



公司裡面，淑玲算是阿莉可以講講話，也有一點交情的同事。淑玲算是個特例，她爲人公平、和善、心胸開闊，而且講道理。

一開始，被安排來負責這個新部門時，阿莉就預期到會有狀況發生。「讓一個幕僚部門來管控公司的營運效率，真不清楚協理心裡在盤算什麼？」阿莉忍不住嘟囔。如果她能管得好，公司就能夠成爲MBA課程的最佳案例。如果，她管不好，扮演的角色拿捏不當，全公司的同事可能會把她這個新創部門當成是高層主管的紅衛兵。進退都是兩難，她早就猜想到，未來這一年不會太容易，否則，協理也不會天外飛來一筆生出這樣的部門，交給她負責了。

不一會兒，阿莉收到檔案。爲了節省時間，阿莉一手握著滑鼠，一個個點開那些工作表。另一手握著手機，迅速靈巧地撥了一個電話。電話響了一下，接聽的是個斯文又溫柔的聲音，「喂……。」

「老公，是我，阿莉。」

「怎麼啦？」

「今天，可能又要加班……」

「又要加班？搞什麼？」男人的聲音顯然有點惱怒，說罷，無聲的寂靜。

「阿信，對不起，這個工作就是這樣嘛。我想，等進入軌道後會好一點。」阿莉幾乎

是用一種乞求的口吻回應。

「聽著，阿莉，你的工作絕對不會變得更好。妳加班的狀況持續多久了？那只是一份工作，妳沒有必要賣命，知道嗎？妳已經幫他們做太多了，不應該讓他們那樣壓榨妳。」

阿莉不知道該怎麼回應，只能用靜默來回答。

電話另一頭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。然後，阿信冷漠與毫無起伏的聲音打破了短暫的寂靜：「算了吧！我已經不想說了，那是妳的人生。妳媽走後，妳就變成不可理喻的工作狂。不，應該更早。早在妳爸走之前，妳就是一個瘋狂的工作狂。妳到底要讓妳的不安全感控制自己多久？」男人在電話那頭冷冷地質問。

一次次的意見不和，讓阿莉很緊張。這情況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。阿莉知道先生阿信一直很渴望擁有家庭生活。可是，阿莉始終沒有準備好滿足他的期待。或說，對於這一件事，她直到目前都沒有意願，也沒有渴望。她認為，一旦她的夢想達成後，阿信的這些願望，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。

打電話給阿信時，已是傍晚六點半。阿莉心裡盤算著，接下來的兩個鐘頭要好好專注在這些數據上，至少得把各部門的計畫跟預算完整地看過一遍。看著那些試算表，她心裡頓時明白過來，這件事相當複雜，怕是得花些時間來奮戰。阿莉估算要完整看過所有資料，可能不只半天，必須專心一整天才能消化完。然後，應該還要花個半天到一天的時間



來做模擬的試算。

「老公，不要那麼說。這不是壓榨，工作就是這樣嘛。我會盡快完成，趕快下班回家，好嗎？餓了的話先吃飯，不要等我。」阿莉輕聲細語地說，深怕又觸怒了阿信。今天晚上，她已經沒有體力應付任何壓力了。她心裡暗暗地禱告，但願今天晚上除了跟這個難題抗戰以外，回到家後，不用再跟阿信的情緒風暴周旋。她還在想，該說些什麼話讓阿信消氣。阿信聽起極度地冷靜，她知道，當他非常生氣的時候，就是這樣子。當他生氣時，說什麼都沒有用。看來，回家後，避免不了一場情緒冷戰。

「隨便妳吧！」沒等阿莉接話，阿信悶聲不響把電話掛了。

阿莉坐在桌前發了一會兒呆。然後，深深吸了口氣，把手機放在一邊。她趕緊抓起一支筆，拿出筆記本，想辦法讓自己的思緒平穩專注。其實，兩人婚後就不斷為阿莉的工作狀況而爭吵。阿莉極度想要有個事業，所以，完全被工作掌控，整個心思都放在工作上。阿信只好妥協，接受一個在家心不在焉、工作至上的老婆。

上個星期，阿莉的公司剛完成了另一次的組織調整。根據兩個大客戶的量產計畫，公司要從五百人成長到一千五百人。公司在台灣維持著五百人的編制好幾年了，整個營運，除了研發、業務、財會，跟一些行政部門外，還有兩條近兩百人的生產線。

根據最近剛談好的案子，公司得馬上擴張，而且得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，才能應付得

了客戶的出貨計畫，這不過是一個月前的事。照客戶的需求，新的出貨計畫得從隔年一月開始啓動。不足的生产力得從中國大陸支應，這星期內，製造部門也規劃好了產能計畫，至少要延攬一千名作業員，才足以因應。

公司裡的每一個人都很清楚，接下來必然會有很多變化。面對這樣的成長速度，阿莉不敢想像，同事們要怎麼應付將來的挑戰。一個月內，大陸工廠要召到將近一千名作業員，光是面試、教育訓練，就有忙不完的事。她真的不知道，工廠要怎麼辦到？

幸好母公司在大陸有一座很大的工廠，他們可以跟集團承租工廠的場地，眼前還不需要煩惱硬體設施。對此，上層主管早已經談妥。現在需要做的，就是確保有量產之前，所有的事情都布署妥當。這些布署工作，包括建構不同的工廠部門、產線、當地工廠的物料供應、作業員的技術，還有很多營運所需要的工作制度與程序。基本上，就是在什麼都沒有的基礎上，建造好一個能夠運作的工廠。更令人發顫的挑戰是，這個工廠要能立即運作，沒有機會和時間預作學習。什麼學習曲線，完全沒那回事。沒有所謂嬰幼兒期或兒童期的階段，工廠必須像個成熟而且強悍的大人一樣，馬上面對、迎接所有的挑戰。所有的主管早就動員起來，根據預算上的銷售預測，準備好一套工作計劃來對應客戶的需求。事實上，現在正是關鍵時刻，預算裡所有整合的資料都非常非常重要。

做為一個員工，阿莉有很多優點。但是，她的主管特別欣賞的，應該是她懂得察言觀



色的能力。阿莉跟過的老闆，從來不需要跟她解釋太多，因為，她總是可以根據收到的訊息，做出正確的判斷跟行動。因此，這時候，她研判，老總應該急需知道，這版預算能不能讓公司獲利。如果沒有獲利的話，可能得砍掉一些工作、或降低成本，把獲利給擰出來。不管怎樣，在這關鍵時刻，阿莉不能逃避責任。她不想跟阿信爭吵，也不想把自己工作上的壓力轉移給他。看著那些試算表，她很快下了一個決定，先做一版損益的模擬試算看看。

「天啊！怎麼那麼糟糕！」損益模擬出來的結果，讓阿莉大為訝異。根據預算的營收，材料成本跟製造成本、管銷的費用，這版預算是虧損的。阿莉深怕有任何疏漏，來回小心地檢查，然而，損益模擬的數字，跟匯整在檔案中的資料，全部正確無誤。

時間飛快，阿莉瞄一下時間，已經八點半了。若等下順路買點吃的，回到家差不多九點過後了。她迅速關上筆電，裝到帆布背包中，從皮包中撈到了車鑰匙，準備下班回家。一整天下來，已經疲憊到頭腦發昏。可是，她心裡面還在煩惱，回到家後，該怎麼做，才能讓阿信消氣。

阿莉踱著高跟鞋，一步一步地爬著樓梯，除了左肩上的皮包，跟背上背的筆記型電腦，

手上還拎了兩個塑膠袋。左手提的塑膠袋，裝的是她剛繞去夜市買的宵夜，右手的塑膠袋裝有一手海尼根啤酒。每一次她想逗阿信開心，或是要跟他和解時，總會幫他準備上幾瓶啤酒。

「親愛的，我回到家囉！」她一邊喊一邊關上身後的門。進到屋子裡後，她先走到那張松木餐桌，把手上的東西放下。家裡頭，只有幾件傢具，有些是房東原本就擺在公寓裡的，有些，則是他們自己添購的。除了電視的聲音以外，沒有任何人的聲回應。臥室的燈是亮著的，阿信應該在家。她走進臥室，阿信躺在床上看電視，故意忽略她。

「吃過晚餐了沒？我買了一些小吃，還有啤酒。」阿莉輕聲細語地說，小心翼翼地試探阿信的反應。

阿信悶不吭聲，皺著眉頭，兩條眉頭紋都陷進眉頭裡了。

「我猜，妳一定還沒有打電話給兒子們，是吧？」阿信終於說話了。

聽到他開口，阿莉鬆了一口氣。「嗯，還沒。我是想打。」她慢慢地說，深怕他發怒。

「趕快打過去吧，不然他們要上床睡覺了。」

「好，我馬上打電話過去。我把啤酒跟宵夜放在餐桌上喔，等我跟他們講過電話，就過來陪你。」阿莉衝到電話前，撥了一個號碼。

接起電話的，是一個很稚氣的聲音。「媽，妳怎麼那麼晚啊？」



還有一個稚氣的聲音在背景喊著，「爲什麼總是你先？」

一整天下來，阿莉總算笑得出來了，這兩個小男孩的聲音，總是有股魔力，讓她開心起來。

「對不起啦！媽媽今天很忙。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功課，做完了，才可以回家。你們今天還好嗎？在學校乖不乖？」

「我很乖，我的功課已經寫完了，可是小丹還沒有。」

「亂講，我沒有功課。」另一個稚氣的小男孩在背後喊著。

阿莉笑起來了，跟兒子說話的聲音，顯得仁慈而有愛心。「乖兒子，媽咪愛你喔！你真棒，再過兩天就是周末了，你們就可以看到爸爸跟媽媽了。把電話給弟弟，讓我跟他講幾句話。」

「媽媽，哥哥說謊。我沒有功課，老師說，下個星期一才要交功課，我想等你回來陪我一起做。」小丹委屈得幾乎要哭出來了。

「乖小孩，功課是什麼？媽咪回去會幫你的。」阿莉試著安撫電話那一頭的小男孩。

「是一本繪本，叫……紅沙發什麼的……老師要我們找一張最喜歡的圖，然後畫在功課簿上。」小男生吞吞吐吐地說。

「喔！那你看過了嗎？有決定好，哪一張圖是你最喜歡的圖畫嗎？」阿莉把講話的速

度放慢，怕小丹聽不懂她的意思。

「哈哈！我：不：知：道。我不知道。」小丹說完，在電話另一頭傻傻地笑起來。

「你不累啊！你不是該上床睡覺了嗎？」阿莉的語氣頓時溫柔，和緩地說。

「我還不累，我不要睡覺。」

「乖孩子，該上床睡覺了。過兩天是星期五，可以看到爸比跟媽咪了。」

「嗯，媽咪，我愛妳，還有，哥哥也說，他愛妳。」小丹淘氣地回答。

「我愛你，小乖乖，晚安，要乖喔！」聽到電話那一頭掛斷了，阿莉才把電話放好。

阿莉還在講電話時，阿信已經在餐桌前等候，宵夜都放到盤子裡，啤酒也擺好、開了，一瓶在阿信的位子前面，一瓶在阿莉的位子前面。擺好了兩副碗筷後，阿信就坐在那裡等。

他們有一張小小的餐桌，那是房東的家具，剛剛好夠四個人坐。阿莉湊過來餐桌前，

阿信正低著頭禱告。

「謝謝你等我。」阿莉等他禱告結束以後，才開口跟他說謝謝。

「沒事！趕快吃吧，不然滷味都要冷了！」阿信吐了長長的一口氣。

早上八點半，阿莉準時進辦公室。今天，她早了半個鐘頭，每回一有壓力，她就會早



早地進辦公室。昨晚，她一夜淺眠。明年預算損益的模擬結果，讓她很煩惱。看起來，虧損還蠻大的，不是在材料上殺價殺幾個百分點，就可以解決問題的。一想到這，她就渾身焦慮。

按照職權，阿莉要直接對協理報告。剛剛完成損益模擬結果時，她有點不知所措。如果不是老總那一句突然的發問，她還不會遲疑。這下子，怎麼把這份損益模擬結果報告出去，她真的有些猶豫。如果她夠叛逆，因著老總丟在半空中的問題就自己搞起來的話，說不定會讓她掉到那個模稜兩可、曖昧不明的陷阱裡面。不然，她也可以越過協理，直接跟老總報告就好。但是，再三考慮之下，她決定還是遵守工作的規範。

所以，昨天晚上，趁著阿信睡著以後，阿莉悄悄地爬起來，把剛完成的這一份損益模擬結果寄給了協理，也給老總一份副本。今天一早，她早早地進辦公室，就是想看看，協理跟老總會不會有新的指示下來。

辦公室還沒開始忙起來。在這個大辦公室裡工作的，大部分是研發工程師，業務，財務的職員，還有一些行政職員。今年大部分的事案都已經完成試產了，辦公室裡絕大部分的研發工程師，都去過大陸的工廠交接專案了，現在剛好是一個空檔。公司也趁著這個空檔發動預算計畫。專案計畫的每一個階段，通常要走上六個星期。如果遇到材料出狀況，或是在作業員的技術和工程上出了問題，時間可能會拖得比一個半月還長。但是，很自然

地，專案的成員都把四十五天當成是完成一個階段的關鍵績效指標。很多年輕的工程師最喜歡試產這個專案階段，因為可以跟大陸工廠的生產工程師接軌。

試產也是讓專案成員最緊張的階段——這是開發工程師最大的考驗。當設計被導入到產線時，設計的產品就要開始被產線檢驗。一旦進入這個階段，一切都以時間的效率來評估。設計被導入產線之後，任何差錯和延遲都是不被允許的。只要稍有差錯和延遲，造成產線的當線，就會產生莫大的損失。

設計被導入產線後，接下來，所有的事情就是產線的責任。無論發生什麼天大地大的事，產線都要負責生出產品來。試產的結束，對研發工程師來說，是責任解脫的時刻，也是所有的人都筋疲力竭的時候。

製造端的員工看起來好像只要做傻瓜工作，其實不然。當研發跟製造工程銜接的時候，才是需要緊鑼密鼓的溝通和學習的開始。然後，製造工程，就要開啓一連串機械性的制式工作。要訣是得要夠快，把該追齊的都追齊，餵養那個好似無底洞的生產線。產線消化得越快，就要餵它餵得更快，然後，這樣的循環不斷地進行。

這是個跟時間賽跑的激烈競賽，需要極度的耐心、服從、紀律，跟體力。不管一個人多麼冷靜、隨和、淡定，只要待在生產工廠的氛圍當中，不用多久，腎上腺素一定會火速上升。對於大部分的事案成員來說，試產讓他們有五味雜陳的情愫。一方面，大家都希望



手上的專案能有點脫手，移轉給產線；另一方面，他們也很緊張，深怕下游的對口不接受他們的設計。

看起來，量產啟動前，大部分的專案有一段短暫的時間，可以稍作喘息。大部分的人，應該都累斃了。接下來，等聖誕節跟新年假期結束，又要開始忙起來。這個辦公室的人，要嘛，又要忙著準備新專案，要嘛，就得幫忙產線解決問題。

阿莉靜悄悄地坐在位子上，默讀著昨晚整理的模擬損益表。從上到下，她試著解讀這些數據。顯然，需要做的溝通真的不少。業務的報價是負毛利，研發部門有不少的專案要開，投入的研發費用很高。研發計畫的投資，在任何時候，都是公司的驅動力，但是，如果沒有專案來支持研發計畫的投資，將會是災難一場。除了觀察到的這些，最重要的，所有部門估算的人力需求跟部門費用都創下歷史的新高。這看起來又好像是合理的，因為明年的產量，也會是飛躍式的爆發性成長。

到了九點半，辦公室開始有些聲音，也忙起來了。協理終於進了辦公室，他辦公室裡的燈，總算亮了起來。阿莉的座位隔著一排行政助理的位子，跟一個走道，就在協理辦公室的外面。電話響了，她迅速接起來。正如她料想的，是協理。協理要她去他的辦公室。

「早，阿莉，坐。」協理以慣有自信與充沛的精神招呼，他抬頭看了阿莉一眼，然後就把注意力移回到他的筆記型電腦。阿莉走到協理的辦公桌前面，坐了下來。

「妳昨天晚上發出的電子郵件，是什麼意思？」協理開口問阿莉。

「老闆，我把全公司預算，做了一份模擬。昨晚的檔案，是模擬的結果。」阿莉用很低沉又謹慎的聲音解釋。接著，協理安靜了一陣子。阿莉不確定協理是不是完整地消化過郵件裡的內容，還是，協理心裡有其他的盤算？協理還是低著頭看電腦，專注，頭也不抬起來。

「阿莉，妳知道為什麼這次組織變動，我特別成立妳這個新部門——營運效率部？」協理問。他終於停下來，不再敲鍵盤。

「是的，我清楚。公司正快速地成長，眼前有很多挑戰；在轉變的過程中，要確保每個功能正常地發展、合作，健康地成長。你的想法是要讓這個幕僚的部門，在內部協助你，監測各個部門的狀況，也跟他們溝通。如果遇到任何問題，可以提早防範跟解決。」阿莉覺得協理的發問，好像透露出一些懷疑，所以她想辦法用最好的態度和專業來回覆，好說服協理，她有足夠能力勝任。畢竟，協理是她的直線主管，他的肯定，會影響阿莉在這個公司的未來與發展。

協理靜默了好一會兒，對於阿莉的回答，他沒有回應。終於，協理開口說話，緩慢，卻也生氣勃勃地：「該做什麼，把公司的損益轉為正的，妳就去做吧！記得把妳所下的行動，跟溝通的事，都給我一份副本。就這樣吧！」說完，協理馬上把注意力轉回到他的筆電上。



阿莉知道，這是他們這次對話的句點。她站了起來，迅速地離開。

「天啊！需要克服的挑戰跟溝通真不少，我該從哪裡著手啊？」阿莉心裡忖度著。「這真是個艱難的工作啊，真希望上帝保守我，也保守這家公司安全地度過難關。」

阿莉決定要了解預算虧損的原因，她需要深入挖掘、探究裡面的問題。對於整張損益表裡面的數字，她必須要從上到下，做仔細與深入的了解。自然地，業務中心是她第一個任務。業務的報價，是她第一個要了解的目標。她走到業務中心的處長，阿旺，的位子。阿旺剛好在位子上，坐在電腦前，專心一意地瞪著電腦螢幕。

「早啊，旺哥。」阿莉跟旺哥打招呼。

旺哥把眼光從電腦螢幕前移開，抬頭看了阿莉一眼。

「嗯，早。」旺哥平淡地回覆，注意力又移回電腦螢幕前。

「旺哥，我得跟你討論一下預算。」阿莉急切地破冰，希望將旺哥的注意力轉移到她要談的話題上。

「預算怎麼啦？我們每一件事都是按照公司的規定辦的，有一定的審核程序。妳要不跟我底下的那幾個業務經理，阿雅，阿琳，跟筱薇談。」旺哥以制式、機械化的口吻回

答，還是專心地看著電腦螢幕，頭也不抬。

阿莉只好走開。事實上，如果不是因為工作的需要，她最不想接觸的人，就是旺哥。自從她加入這家公司，也認識旺哥好幾年了。按年資，旺哥比她資深。跟著公司這幾年的成長，阿莉已經被拔擢到跟旺哥一樣的職級了。雖然旺哥是業務主管，但業務部門的一些管理工作，協理卻交給阿莉。阿莉又是重紀律的人，每件事都得按部就班，問個清楚分明。按這樣分權式的分工，旺哥跟他的團隊，不把阿莉看成威脅才怪。這幾年，公司的發展像是在波濤洶湧的大海航行一樣，困難重重。阿莉的警覺心與勤奮的態度恰好是最佳戰備武器，倒也讓她關關難過，關關過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旺哥跟他部門裡的人，處處躲避阿莉，阿莉總是感受到一股隱形的拒絕跟敵意。不管如何，阿莉努力忽略心裡的感覺，提醒自己，表現專業跟友善。

阿莉找到旺哥手下的三位業務經理。這三個業務經理，都是年輕有為的女性，兩個負責OEM客戶，一個是負責重要的產品線。阿雅的客戶，對於公司是很大的祝福，可靠，有信用。因著這個品牌客戶，公司才有機會運用他們所研發的技術，穩定的成長跟擴展。阿琳加入公司才不到半年的時間，馬上就接手了筱薇原本負責的另一個OEM客戶；筱薇則專責負責一個產品線的銷售，這個產品線是公司重要的獲利來源。

她們三個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每個人兩旁，坐著自己部門的專案經理跟業務助理。



每個位子中間都有屏風隔開，高度差不多就只有到胸前。站著的阿莉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個人。阿莉先過去找阿雅。

「嗨，阿雅，方便打擾妳幾分鐘的時間嗎？」阿莉很有禮貌地問。

「可以啊！什麼事？」

阿莉清一清喉嚨，然後說：「是預算……我模擬後，看起來有狀況。我需要跟妳們談談，了解明年專案的售價。」阿莉不知道阿雅是不是了解她的問題，還是她自己不了解阿雅。阿雅的笑容跟語言，總是跟他們應該代表的意義格格不入。因為工作，她們有互動的需要，照理說，她們應該要培養出革命情感，變得更親近。可是，阿雅的笑容與語言，總讓阿莉覺得受歧視跟憎恨。就像旺哥給她的感受一樣，她甚至無法解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。此刻，阿莉只好忽略直覺告訴她的訊息。

阿雅抿了一下雙唇，做出微笑的嘴型，「我們做錯了什麼嗎？」

「喔，不是的，事實上，很感謝你們的合作，配合公司的要求，這不是我發問的原因。」阿莉的大腦正轉個不停，思考著該怎麼做，才能發掘這份岌岌可危預算背後的真相。她得要謹慎處理。她覺得自己有義務防衛公司，虧損的消息需要適當的包裝處理。太多的負面消息會讓公司員工失去信心，然後退縮、離開。

一旁的阿雅，右手撐著下巴，左手仍然放在她的超薄索尼 VAIO 筆記型電腦上，「姐姐，

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嗎？」她質問阿莉。

「我……我在想，你們知道明年專案的報價是負毛利嗎？」阿莉深深嘆了一口氣。把事情講出來，頓時讓她輕鬆。讓她驚訝的是，對於這個訊息，阿雅絲毫沒有強烈的反應。

「姐姐，我想妳比任何一個人都清楚公司的業務管理程序，因為這些管理的程序，是妳建立的啊！」阿雅嗲聲嗲氣地回覆。

「阿雅，話是這樣說沒錯。可是，程序是關於報價前是不是詳細地計算過利潤，跟獲得適當的授權？」

「那麼的話，我可以跟妳保證，我們的報價，都經過授權。如果妳不介意的話，我還有事要忙。」話一說完，阿雅雙手回到筆電上繼續打字。她的雙眼直視著電腦，專注到好像阿莉是空氣一樣。

用膝蓋想，阿莉也讀得出拒絕的訊號。很明顯的，阿雅已經關上溝通的門。「明年專案的報價，都經過授權。」她已經表明，做到份內該做的工作。阿莉忍不住想，從阿琳跟筱薇那，會不會也得到相同的回答？她最不擔心的是筱薇的部分，因為筱薇的客戶，是公司主要的獲利來源。她比較擔心阿琳的案子，阿琳的專案報價顯然更低。就算他們努力去殺材料的價格，阿琳的案子的利潤，根本就是九牛一毛。

跟阿琳的對話，證明阿莉的直覺是對的。她的答案，跟阿雅說的如出一轍。如果不是



整個業務部門變得詭異難以捉摸，那就是，他們壓根兒就相信，他們所報的價格一定可以實現。阿莉一邊走回她的位子，一邊嘆氣。

「我的上帝啊，我該怎麼辦啊？幫幫我吧！」她的心很沉重，一邊想著，下一步該做什麼？

按照損益表的次序，下一步她能做的，就是跟採購處長談一談，看看有沒有機會讓採購物料的成本再降價。第三件事，則是處理公司的管銷研費用，也就是說，部門估算的薪資和費用，得精簡化、減少浪費。能夠行動的時間不多了。

「馬上就是十二月了，就算我們有一整年的時間努力，降低採購物料的成本，管銷研費用該怎麼辦啊？員工需要薪資生活啊！如果是這樣，那也只能接受了。」阿莉深深嘆了一口氣，她在心裡喃喃自語，「上帝啊！拜託你幫幫我。拜託你，幫幫這家公司吧！」